

THE GREAT

TIMES

高飞的鸟减轻我灵魂的负担
【长篇小说】

大时代

孙燕君 著

他们是创业者，也是创造者
而他们的伟大性在于，他们是国企创业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ENGHONG

圖書(915)目錄強奇非圖

行進出男入慈民,致贈一,張品齊將入升樹大

8.0107

8 000000-111 7 259 20021

912 0000-111 7 259 20021

8.0107

圖書(915)目錄強奇非圖



THE GREAT TIMES

孙燕君 著

大時代

孫燕君 著

許雲龍 出

想 國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恒誠國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时代/孙燕君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214-06259-8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9695号

- 书 名 大时代
著 者 孙燕君
责任编辑 彭晓路
特约编辑 蒋晓莉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54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259-8
定 价 29.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破土：1984年的一个春夜

“我要用二十年的时间，创办一家国际著名的化工企业，一个中国的陶邦！”林峰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和野心。但这时的依雪并不觉得林峰狂妄无边，她一直都坚信，林峰想做的事一定能成。

020 第二章 以后的三天，林峰从公司消失了

“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林峰曾在厂房里学着蒋委员长的口音高声叫嚷。他实在是想亲自从山东撕开一个口子，为远方拿下第一个订单，并从此带领公司走出困境。

037 第三章 清垢队跟它死磕

远方清垢队修整了一天。依雪真的把挣来的两毛钱入账了。她在账本的收入栏郑重其事地写上：0.2元。写完还端详了半天，自言自语道：“我这个圈可比阿Q画的那个圆多了，这个0要是在2后面就好了。”

053 第四章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杭州出现一家名为大地清垢公司，同样使用化光除垢剂，同样使用远方套路。林峰马上断定这是朱明的杰作，而此时朱明的大地清垢公司已经运作两个多月了。

073 第五章 彻底摘帽：半个政治家不好当

“远方不能死，远方也不会死。昨天我想了整整一夜，我决定拿200万买下两项专利使用权，然后和研究院彻底脱钩，脱个一干二净。就算这两年咱们白干了，就算咱们为他郑院长打了一回工。这个彩，老子认了！”

097 第六章 撞了南墙也不能回头

税务局突然寄来一张600万的罚单。远方1987年偷漏税高达200万，还要依法交纳600万的罚款。一周之后，林峰又接到法院的传票，他被以巨额偷漏税的罪名起诉。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3至5年的监禁。

118 第七章 不玩挥泪斩马谕，不玩曹操的田边削发

翟向东的报告递到林峰手中时，他的质量事故处置决定已经作出：停发林峰半年工资和全年奖金，停发翟向东半年工资和全年奖金，撤销远方润滑油厂主管质量的副厂长郑严的职务，解聘质检科科长鲁华，解聘质检科职工王守山。

139 第八章 再过十年，老子还来！

北方化工的欠债已经超过10亿，是肖雄提供的1.4亿的7倍。依雪懵了，立刻找林峰汇报。林峰眼前一黑，当即明白远方被人算计了。他努力回想借壳上市的全过程，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从头到尾都是肖雄设计的圈套！

160 第九章 改制这条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依雪听出了名堂。远方和林峰正是爸爸要找的企业和企业家，化工部的资源和企业正是林峰要重组整合的目标，但体制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要越过这个障碍，只有一个办法：把远方放到化工部的大旗下。

180 第十章 林峰有个人政治诉求

化工部正式发文，成立以林峰为组长的化工部部属企业兼并重组小组，明文规定以远方为龙头兼并重组化工部下属103家化工企业。林峰期盼多年的中国化工产业的兼并重组终于拉开了大幕。

203 第十一章 兼并重组的第一仗

林峰怒不可遏，拿起茶杯往桌上用力一摔。茶杯应声粉碎，茶水溅了曾厂长一脸一身。老厂长一脸惊愕。“岂有此理！兼并重组协议没签之前，8000万一分不能动！我就是洗锅炉出身，烧坏了的锅炉我来修，一分钱都不花！”会场上所有人顿时被镇住了。

229 第十二章 远方模式意义重大：让国家控股

林峰也有点激动，他站起来紧紧握住沈部长的手。这是两个官员的握手吗？这是一官一商的握手吗？但这肯定是两个当代改革者的握手。中国改革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握手中蹒跚前行的。

251 第十三章 一纸民主测评表

郑如山看到报告后，又惊又怒。他没有想到林峰会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奋斗十几年打造的远方。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林峰和他公开叫板。你竟然胆敢玩这一套！拿几百亿资产开玩笑！我就不信远方离开你林峰就玩不转了！

274 第十四章 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

素来傲慢的大英帝国企业家们的心态总也调整不过来，最后总算明白了吴明与布克之间的差距不仅是产量和利润，也不仅是人力成本，还有管理、效益和技术。吴明的技术领先了布克整整三年。这个事实很残酷，也很无情，它让英国佬集体失语。

295 第十五章 深陷其中的“办公室政治”

远方人人知道，一把手和二把手明争暗斗了许多年，两人都有后台。林峰的后台是方主任，魏刚的后台是郑副主任。在两人的第一次过招中，魏刚占了上风，林峰被停职数月；在两人的第二次交手中，林峰占了上风，魏刚终于被逐出远方的大门。

316 第十六章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林峰在依雪面前总是言听计从。因为他发现依雪不仅是患难知己，而且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林峰和依雪一起学习打高尔夫。半年之后，依雪还处于低段位，林峰已经到了中段位；一年之后，林峰的球技已经进入高段位，许多打了好几年的老总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了。

337 第十七章 集装箱里的铺盖卷

追求公平的社会主义反而不如追求效率的资本主义，岂不荒唐？为了工业化，用剪刀差剥夺了农民，用低工资剥夺了工人，这两笔欠账早晚是要还的，否则社会将永无宁日。

359 第十八章 还差一毛钱！

金融危机爆发半年之后，远方和加农化重开收购谈判。这次远方的底气更足了，而加农化再不卖就要破产了。结果只谈了两个礼拜，远方就以16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加农化，比当初整整节省了7亿美金！

382 **第十九章 忧国忧民，也许是他们这代企业家的“通病”**

国企之中，不少好端端的国企，就是因为盲目投资和项目“中风”而毁于一旦。上马像“疯子”，下马像“傻子”，决策时拍脑门，表态时拍胸脯，出事时拍大腿，这是不少国企老总的真实写照。

402 **第二十章 买下10孔窑洞安度晚年**

依雪说完起身跃进大海。穿着鲜红泳衣的依雪，依然健美神勇。林峰从沙滩上坐起，痴情地凝视这万顷碧波中的一点红。然后，他站起来抬眼远望。在海天相交处，他看见了林远方坐在收购陶邦的签字桌旁……

第一章 破土：1984 年的一个春夜

1

2008 年的 4 月，远方董事长林峰到达华尔街的第二天，远方化工集团和陶邦化工集团之间的收购谈判就正式开始了。谈判会场设在华尔街一座百年老建筑里。双方出席谈判会议的代表各 5 人。远方化工的主谈是董事长林峰，陶邦化工的主谈是董事长埃里克。林峰的谈判团队中，除了秘书和翻译外，还有远方的副总方鉴明和 CFO 杰克。杰克是个英国人，方总则是当年远方 8 位创业元老中的仅存硕果。

这是业界瞩目的大收购，董事长不出面是谈不下来的。谈判的焦点集中在远方收购陶邦纤维业务的价格。陶邦开价 60 亿美元，远方出价 54 亿美元，其间 6 亿美元的差价是必须谈的。

谈判一开始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双方上来就谈收购价格。陶邦陈述了要价 60 亿美元的全部理由，远方也陈述了出价 54 亿美元的全部根据。

整个上午，双方都没有让步。会场上的气氛有些紧张。

这是林峰第三次来到华尔街。

离京前，北京已是春意渐浓。新开通的第二条机场路旁，柳色如烟，桃花初绽，飘入车窗的已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

然而到了华尔街，却是天色阴沉，冷风袭人，了无春意，这个金融海啸的发源地似乎仍在残冬里瑟瑟发抖。莫非春风不度太平洋吗？

林峰在街上的露天咖啡馆坐下，一边品咖啡一边品街景。华尔街上的人明显少了，让他颇生感触的是，街上的女性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大半。裁员也不能专拣女的裁呀？前两次来华尔街，林峰见到不少靓丽潇洒的女白领，俨然成为华尔街的一道艳丽风景线。她们的存在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一个真理：华尔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窟”并不全是男人的天下。

如今华尔街女性的锐减，表明美国金融机构的裁员规模的确史无前例，肆虐了一年多的金融海啸的确把华尔街伤得不轻。

当然，最让林峰震撼的还是世界五大投行在一夜之间全部轰然倒下，这在金融风暴前谁能想象？他见证过五大投行最风光的时候，一家投行一年的纯利竟过百亿美元，让像他这样苦苦打拼的实业家实在意难平。

如今华尔街风光不再，大摩也风光不再了。值得庆幸的是大摩死里逃生，没有像雷曼兄弟一样破产，而是改头换面了。

林峰此次到美国，不是来看老朋友的，他其实不是冲着华尔街而是冲着陶邦来的。远方正在和陶邦谈判收购事宜，双方的中介机构在华尔街，谈判地点也设在华尔街。

十年不见，华尔街着实“瘦了”，可他林峰却着实“肥”了。如今的远方化工集团已成为中国化工行业的霸主，年销售额突破 500 亿美元，在世界化工企业的排名已升至第 12 位。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不但重创了美国的金融业，而且大大伤害了它的实体经济。美国汽车霸主通用濒于破产，化工霸主陶邦也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陶邦决定出售旗下的纤维业务公司。

陶邦出售纤维业务的消息让林峰彻夜难眠。为了这一天，他奋斗了 24 年，期待了 24 年。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不敢信其真。

午餐时，林峰有意缓和气氛，便操着相当标准的牛津音问埃里克：“华尔街的女人哪里去了？”埃里克对这个话题也大有兴趣，尽管餐桌上有两位女秘书。

气氛缓和之后，餐桌上双方代表都不约而同地丢开了那个该死的价格，大谈起华尔街的女人。不久两位漂亮的女士也加入进来。当然谈论是高雅而风趣的，大家煞有介事地探讨起华尔街女性消失的原因和生存概率。

“华尔街的女性莫非是被金融海啸卷走了吗？”林峰试图把讨论引向深处。

“也许，华尔街女性不仅是风景线而且是晴雨表啊，她们比股市还灵。”埃里克随手拈来美国式的幽默。

讨论逐渐深入，气氛随之热烈。年近六旬、风度潇洒的埃里克端起高脚杯向坐在林峰身旁的秘书徐烨敬酒：“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方女性！”

英雄爱美人，不分东西方。

徐烨站起来大方地回敬，姿态优美：“谢谢，你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董事长！”和她的老板不同，徐烨的发音是油腔滑调的美音。

埃里克听来亲切，问她的英语是哪学的。林峰一旁插话：“她是沃顿的MBA。”

埃里克一笑：“林先生的手下人才济济呀。”

埃里克赞美徐烨不奇怪。无论在什么场合，徐烨一亮相，总让老外惊艳，然而接下来她的矜持和神秘，又能迅速将其镇住，让无数商界精英顿失非分之想。每次谈判，徐烨总会吸引对方的目光，但她是个称职的秘书，懂得怎样迅速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老板身上。

徐烨是林峰得力的助手，也是远方的一张靓丽名片。她的美是典型的东方美，个子不高，玲珑剔透，真正的冰肌玉肤，其肤色的细腻白净会让所有的西方美女相形见绌；典型的柳眉杏眼，但不是樱桃小口，她的嘴稍稍有点大，嘴唇稍稍有点厚；眼睛很大，晶莹澄澈，犹如幽深的湖水，这是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虽然她从不抛媚眼。

徐烨的相貌的确能艳惊四座，能使老总侧目，但林峰从不使美人计，徐烨也不会让他想到美人计。她是那种相貌出众，内涵丰富，智商很高，对商业悟性很高的职业女性。在商界，她只使用智慧，不使用身体。

三年前，林峰招聘第三任秘书时，刚从美国毕业归来的徐烨前来应聘。她回来的不是时候，因为此时中国的“海龟”已经变“海带”了。要是10年前，像徐烨这样的沃顿 MBA 可是抢手货。

远方集团副总兼 HR 总监方鉴明负责招聘。一见徐烨，方总立刻惊呆：“牌太亮了。相貌没得说，沃顿的牌子也没得说，综合素质也不错，就是缺少实践经验，这样的女秘踏破铁鞋无觅处哇！”

面试时，方总问徐烨：“你为什么不去演电影或是做模特？”

徐烨平静地回答：“做模特我的身高不够，演电影我的演技不行，我选择读 MBA 就是想在商界发展。”

“远方可是国企，薪水有限。你为何不去民企？”

“远方不是从民企发展起来的吗？我钦佩林总的境界和抱负。”

“你有 MBA 学历，为何不去应聘部门经理？”

“I don't have any experience，应聘部门经理你们要我吗？EBAY 的女 CEO 惠特曼也是从秘书做起的。我想从林总那多学点东西。”方总没得可问了，让她回去等答复。

当天下午，方总敲开了林峰的办公室门：“老伙计，我可又给你找到一个绝代佳人，还是沃顿的 MBA，就怕你不敢用。”方总笑着说。

“为何不敢用？你安排她明天来见我。”林峰回答得很干脆。

第二天上午 11 点，徐烨准时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林峰仔细打量着坐在眼前的这个美女，他不得不承认，她比自己的第一任女秘书还漂亮。他一向认为，美丽是女人的沉重负担，世界上少有又漂亮又智慧的女人。

林峰同徐烨随意聊了十分钟，十分钟的谈话是无法验证一个人的智商和能力的。徐烨给他的印象不错，她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商业的浓厚兴趣，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小小野心，都是他欣赏的。

徐烨也在暗中琢磨林峰。谈话中，她几次避开林峰锐利的目光，那目光像扫描仪也像 X 光机。偶然，四目相对时，她发现这双眼睛时而锋利、时而深沉，眼前这位传奇老板的内心一定渊深如海，那里面的秘密也许至今无人通晓。

送走徐烨，林峰深思了许久。他也不是一点顾虑没有。徐烨过于扎眼了，第一任女秘书给他留下的伤痕还没有完全消失。找女秘不是选美，品质和能力才是第一位的，但他还是动心了。他忽然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本名叫《企业家十诫》

的奇书，书的作者是几经沉浮的国企老总。作者积几十年商海经验总结出国企老总的十诫：不要著书立说，不要高调，不要借钱给人，不要卷入政治纷争，不要忘记权力的有限性和责任的无限性，不要忘记收集自己无罪的证据，不要用黑白道，不要常赌，只能赌一次，不要建楼堂馆所，不要用漂亮女秘书。

这本奇书可谓当代厚黑学，国企老总的圣经。书中的十诫实在是过来人的血泪结晶。如今，他要用徐烨，显然是违背了十诫。不用，徐烨那难以名状的魅力又挥之不去，因为那不仅是女人的魅力。

三天之后，林峰还是打电话给老方：“让徐烨明天来上班吧。”

3

午餐过半时，徐烨已成功地把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林老板身上。她用的招数很绝。

徐烨敬完陶邦的董事长和陶邦纤维的 CEO 后，轻声说：“我们董事长的父亲半个世纪前曾是贵公司的雇员。”这个消息犹如炸弹，在陶邦代表中引起一片哇声。随即就是众人接二连三的询问，林峰不动声色的一一回答。消息像催化剂，餐桌上顿时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恰巧远方和陶邦都是玩化学的，反应过后，“一家人”的氛围渐渐浓起来。

午餐在欢快而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下午二时，谈判继续。或许因为催化剂的作用，或许因为妥协是预定的程序，谈判一开始，陶邦就把报价减为 58 亿美元。一下子减了 2 个亿，足见合作的诚意。但从陶邦代表的新报价说明中，也可以听出这是他们的底价了。

新报价一出来，远方的 CFO、中介机构的代表立刻掏出计算器紧张地算起来，林峰自己也在算。他不用计算器而是用心算。20 多年来远方的家底都装在他的心中，两个月来，陶邦的家底他也了然于胸，况且林峰的心算并不比用计算器慢多少。这是一场艰苦异常的脑力竞技，成本、技术、专利、市场、薪酬、排污……所有的细节都必须考虑到，所有项目的费用都必须用 58 亿重新摊过。

谈判桌上鸦雀无声，只有摁计算器声和纸张翻动声。半个小时过去了，计算还在进行，陶邦的代表似乎都很沉得住气。一个小时过去了，计算终于完成。此时，林峰的脑细胞似乎已经用尽，大脑一片空白。他通知陶邦休会 20 分钟。

远方的代表走出谈判室，来到隔壁一间封闭的休息室。

“怎么样？”林峰低声问。

“似乎可以接受”，CFO 杰克说，随即把计算结果递给他。

“我们认为可以成交。”中介美林的代表接着说，也把计算结果递过来。

林峰把两份算表看了几遍，然后坚定地说：“我看不行。其他费用我和你们的计算结果差不多，但我把环境治理的费用 double 了。我看把远方的最高报价改成 55 亿吧。”

“只提高 1 个亿，恐怕对方不会接受。”杰克说。

“不接受就继续谈！”林峰的语气无可置疑。

20 分钟后谈判恢复，远方拿出了新报价：55 亿，这个结果显然出乎陶邦的意料。

陶邦董事长埃里克立刻站起来说：“58 亿已经是陶邦的底价，不能再降一分钱！”

远方董事长林峰也站起来不动声色地说：“55 亿也是远方的底价，不能再加一分钱！”

两个回合的谈判之后，6 个亿的差价变成了 3 个亿。谈判不能继续了。于是林峰提议：谈判暂停一周。埃里克也同意了。

预定的庆功宴会取消了。晚上林峰一行人在宾馆的餐厅里用餐。吃饭时，大家面色凝重，气氛压抑。

林峰要了两瓶嘉士伯，也没让，而是自斟自饮起来。一瓶啤酒下肚后，他说：“大家别泄气，收购并没有失败啊，谈判还会继续。不把陶邦纤维带回中国，咱们就扎在美国了。”

其他人听完苦笑着，也喝起啤酒来。吃完饭，林峰对徐烨说：“明天去拉斯维加斯，每人发 100 美元，试试手气。”

徐烨微笑着回答：“还是自愿报名吧。”

谈判虽然只谈了一天，但林峰感到十分疲惫，晚饭后洗了澡就上床了。刚躺下手机就响了，打电话的是依雪。照例是告诫他注意睡眠和休息。依雪的最后一句话是：“身边有美女秘书陪伴，忘了我了吧？”

林峰此生是不会忘记依雪的。没有依雪，林峰的创业史会变得苍白；没有依雪，远方集团没准还没有今天。

24年前，林峰决定辞职创业的第三天，沈依雪突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们已经10年没见面了。

依雪外表的变化不大，只是比以前更丰满了。面色红润，身材依然健美，一看就知是经常运动的人。她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小姑娘了，但也不像少妇。

两人相视良久。还是依雪先开口：“我老了吗？”

“没有，才20几岁，怎么会老？你比以前更美了。”

“瞎说。我离婚了，前几天搬回家住了，听说你也回家了，就跑过来看你，没想到吧？”

“没想到。”

“10年没见了，挺想你的。你已经把我忘了吧？你恨我吗？”

“不恨，也没忘了你。”

又是长久的沉默，1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10前，林峰和沈依雪一起在延安插队。

林沈两家是多年邻居。依雪的父亲沈松是化工部副部长兼化工部第一研究院院长。文革中他是院里第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峰的父亲林希志是研究院的总工，是院里第六个被打倒的。沈松和林希志曾是一个牛棚中的难友。

依雪是老院长的小女儿，比林峰小两岁，活泼俊俏，酷爱运动，是仰泳一级运动员。她的体型堪称健美，身高1米68，比林峰还高两公分；两腿修长，全身匀称，那种匀称是多年在游泳池中泡出来的。沈松和林希志算不上同行，一个搞党政，一个搞技术，但两人却志趣相投。老院长最大的心愿是把研究院交给林希志，因为他明白研究院还得靠专家，可惜始终未能如愿。

林峰和依雪算得上青梅竹马，长大之后，俩人虽然常见面但有些疏远。林峰觉得他俩不是一类人。像多数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一样，他是那种远离政治埋头读书的“白专”典型，而依雪则是京城高干子弟的典型，关心国家大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虽然她的文采远不如林峰。依雪是北京的“老兵”中的“红小兵”，抄家破四旧，一马当先。其实，依雪他们叱咤风云的难忘岁月不过几个月，老院长被打倒后，她立刻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9·13”事件之后，依雪好像变了一个人。随着林彪那架三叉戟的轰然坠地，她心中的革命理想也轰然塌毁。她和北京的“老兵”一起飙车打架，喝酒抽烟，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虚。她羡慕林峰，能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可她什么也学不进去。疯了一年之后，她感到呆在北京实在无聊，也抵挡不住学校工宣队的攻势，就一跺脚跟林峰到延安插队去了，那时她才满16岁。

到了延安，宜川县知青办把他俩安插到七里塬。这里原来有6个北京清华附中的老知青，这些正牌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已经在这战天斗地两年了。

刚到时，一望无际的陕北高原，冬暖夏凉的窑洞，民风淳朴的乡亲，着实让他们俩兴奋了许久。新鲜劲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让他们震惊了。其实刚到时，老知青就对他们说过：这可不是人呆的地，这只适合做原子弹试验场！

生活的艰苦超乎想象。首先是没水。吃水要到几里地外的沟里驮。驮回来的是布满小虫的泥汤。水得来如此不易，洗澡就成了奢侈，长虱子就是必然结果。第一次长虱子，依雪哭了。其次是柴，做饭取暖都得烧柴。但周边的柴早就砍光了，砍柴要到五里之外的山上。柴得之不易，冬天只能靠做饭时的余火取暖，那会的窑洞就真成了薛仁贵之妻的“寒窑”了。吃饭就是玉米饼子加小米粥，一碟辣子一碟盐，青菜是稀罕物，肉更是难得一见。三月不知肉味后，林峰实在馋了，就和老知青一起炖了一只猫。端上来时，林峰告诉依雪，这是兔子肉。

生活的艰苦不难适应，最难过的是劳动关。到村里的第三天，林峰和依雪就下地了。冬天是没完没了的农田基建，一开春就忙了，春耕、播种、锄地；到了夏天，种麦更是繁重，农活的劳动强度超乎想象。最让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劳动时间之长，每天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收工回来，又累又乏，倒头就睡。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生活单调乏味。

可是看看身边的老知青，他们早已适应了。农活个个都能拿得起，头上扎着白毛巾，张嘴是地道的陕北话，都很难看出是北京娃了。

别人能适应为何我不能？林峰咬牙坚持半年，居然闯过了劳动关。

5

然而依雪就没那么顺利了。别看她是运动健将，可就是学不会农活。这会的林峰和依雪已经相依为命，林峰不断点拨她，可她就是不开窍。

半年过去了，带去的两箱书动都没动。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繁重已不能压倒林峰，但不能学习的痛苦让他有点发疯。长此以往，他担心自己的数理化白学了，而那个科学家的梦就更加遥远了。

这是林峰内心最苦闷最迷茫的时候。

就在这时，他发现身旁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生活并不那么“灰”。他们是清华附中高一年的学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红卫兵，其中的范华还是《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想当年，他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领袖的一封信，让全中国的中学生都仰慕他们。如今，他们似乎被领袖遗忘了，正是伟大领袖把他们扔到农村来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但他们似乎并不颓废也不空虚。他们在闯过劳动关后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每周只出工两到三天，其余时间都在看书、讨论，有时是很激烈的争论。他们带来的书真多，足足有上千本，据说他们中一位女豪杰开着大卡车把清华附中的图书馆给洗劫了。他们也出去搞社会调查，还办了一份名为《希望》的油印小报。上面有论文、诗歌和小说。林峰读过其中的一篇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是：康生拿起了红色电话机……

头半年，也许是嫌他俩太小，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根本不带他俩玩。半年过去，也许是因为林峰、依雪长大了，也许是因为“老兵”们发现这俩人还是有点思想的，于是为他俩敞开了大门，林峰和依雪渐渐融进了他们的圈子。

林峰也开始减少出工了，他又捡起了他的数理化，同时开始博览群书。他开始看小说、政治书和历史书，也看经济书。当然大部分书来自那个窑洞图书馆。后来的两年，林峰至少看了上百本书。《圣经》《赫鲁晓夫主义》《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多雪的冬天》《国富论》《经济学》……这其中大多是那个时代的禁书。

每天收工后，不管多累，林峰总要点起自己的煤油灯，读到半夜。他最盼下雨和下雪，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些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日子。大雪无声，油灯闪烁，知识的细流沁润干枯的心田，思想的火花映红寒冷的窑洞。

正是那数不清的夜读，填补了林峰苍白的心田，构建和重塑了林峰的灵魂。许多年后，林峰依然怀念那些高原雪夜夜读的日子。他知道，正是这些夜读和沉思，才使他这一代人不至于彻底沉沦，不至于被时代彻底抛弃。

在林峰的影响下，依雪也开始了阅读。这时的她对政治已不感兴趣，于是就

拼命读小说，窑洞图书馆里的小说几乎都被她读遍了。

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仅仅一年，那个美国归来的工程师的儿子，那个聪慧异常满脑子数理化的林峰，已经成为村里的庄稼把式；那个北京的高干子女，那个狂野娇气的依雪，已经变成村里的妇女代表。

苦难让林峰和依雪渐行渐近，两颗心也越贴越紧了。

第二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昔日的黄土高原变成了茫茫雪原，高原雪景的雄浑壮阔是雪中京城不能比的。这天，林峰和依雪相约雪中漫步。他俩漫无目的地走着，谁也不说话。也许他们想起了颐和园的雪，想起了什刹海的冰，想起了老莫的奶油烤鱼和西单的酸奶，想起了久别的父母。

忽然，依雪开口：“林峰，你说我们还能回北京吗？”

“我说能。中国总会变。”林峰的语气颇为坚定。

接着，俩人又谈起了小时候的理想。

“你还想当科学家吗？”

“想啊。数理化我一直没扔。大学那点东西我已经全自修完了。”

“可是，农村没有老师，也没有实验室，光靠自学能行吗？”

“呆在农村当然不行，我想将来也许还有机会上大学。”

“将来我都不敢想，我们真有将来吗？”

“当然有。你还记得郭路生的诗吗：相信未来！”

天色已晚，暮色茫茫，雪色凄迷。他们俩的思绪也开始茫然起来。而未来更加茫然。

半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个消息让他俩兴奋了好几天。林峰急忙温习他的数理化，而依雪则缠着林峰给她补习中学功课。

一个月后，名单公布了，根本没有七里塬知青的份。上学的名额整个公社才三个，名额推荐根本不看功课，只看出身和背景。林峰和依雪俩人的家里问题都没有解决，自然没戏。

上大学的梦破灭了，他俩一度很消沉。一个沉闷夏夜，两人坐在了场院的麦垛里。

依雪低声说：“我们这辈子也许离不开七里塬了。”

“不见得吧。世界在变，中国也会变。”林峰还是那句话。

“可是变得太慢了。你看村里用的耩和犁，汉代就有了。等中国变了，也许